

# 诗歌，在春天开始的地方

【文县篇】

**编者按** 春风拂过，文县碧口镇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。苏醒的不只是嫩芽野花，溪流虫鸣，还有涌动心头的憧憬与诗人对生命的歌唱。回眸甲辰，踏歌乙巳，本报副刊《竹实》栏目以县区为篇推出陇南诗人2024年在重点文学平台及文学刊物上发表的诗歌作品，以诗之名义，邀您共赴一场春之盛宴。今日首推文县篇，敬请关注。

## 管江河(外一首)

□ 毛树林

管江河边的管江村  
像一个流浪汉  
走失几年又走了回来  
带回来的仍然是  
欧阳伦被皇上赐死的消息

流浪的管江村  
走失的有街道、戏台、水磨  
和安庆公主的几十位仆人  
今天只有一个穿西装的男人  
开着一台红色拖拉机  
一股黑烟  
跑进了灰瓦白墙的巷道

管江河边的五徽窑  
渐渐熄灭的香火  
延续着残破的壁画  
砖瓦和泉水的意念  
安庆公主行走在西秦岭  
在千尺白发里倾念经文  
经文声里的泪水  
流出群山  
流进嘉陵江  
我在大海的波涛里看见  
时间与时间激战  
影子与影子干杯

## 站儿巷

很多年前  
站儿巷的梨花开了  
一朵一朵的雪白化成了雨  
你没有来  
今天站儿巷的花全部开了  
我们都来了  
你没有来

火车从站儿巷启动  
像一把尺子把站儿巷徐徐拉开  
你的长头发  
是雨水是春分是谷雨  
你的花衣裳  
是小满是秋分是白露  
很多年后  
站儿巷回到梦里  
站儿巷唱一首老山歌  
你坐在老山歌里  
品一杯陈酿喝一杯清茶  
我和你的距离  
就像火车到达月亮

(刊于《飞天》2024年第10期)

## 果子们的爱情(外二首)

□ 小米

杏虽早熟却又是青涩的  
它们藏在叶子里，遮遮掩掩  
像高中女生  
樱桃过于多情，只见了对方一次面  
就连忙把自己变成了小妇人  
我在野草莓打着的灯笼旁  
找到鸟儿的尖喙、蚂蚁的嘴唇  
我又在桃子脸上看到花开时的红晕  
我看见苹果快要把胸衣撑破了  
还要使劲，挺身而出  
我看见梨子提着满满一罐蜜  
仍觉得自己不够甜  
我听见西瓜在唠叨，说是  
爱一个人甜蜜又沉重  
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  
后来我又同石榴  
是不是真的爱上了燃烧的夏天  
它红着脸，闭紧了小嘴，不吭声  
甚至憋到秋后，天都有些凉了  
才打开心扉，坦露满腹的晶莹

(刊于《柳城》2024年第2期)

## 高铁

村夜黑而冷寂，狗也懒得叫一声  
不远处的隧道口  
一列高铁拽着满满一车光和

方形的星星们  
飞快地钻出来，又飞快地，溜了  
不肯漏下一根光、一滴星

仿佛它是从天堂来的  
仿佛它正朝天堂而去

只把小小村庄，钉子似地  
楔在漆黑人间

(刊于《滇池》2024年第3期)

## 樱花

等你等了整整一个春天了，你没有来  
为你准备的所有花朵都已经开过了  
你还是没来  
就让我在夜雨中无声哭一场  
就让我跟繁华落寞的春天  
悄悄告别吧  
明天早晨我会跟天下的草木说  
落在树下的不是我的泪  
落在树下的不过是  
色彩斑斓的，春天而已

从明天起  
我将催枝生叶，素颜入夏  
……甚至秋天了，冬来了  
也不会再开一朵花  
但我会像所有的树那样  
过好自己默默追求阳光的  
积极向上的一生

无结果也没什么，我会安慰自己说  
我也曾精心设计  
并盛妆地，爱了一次了

(刊于《飞天》2024年第10期)

## 莲花池船屋与诗友夜饮(外二首)

□ 续默

夜深了，关在船屋外的全是冷色  
酒正浓，相逢的诗友已喝至天空海阔  
落寞的风徘徊在窗外，数次拂帘欲入  
它也想痛饮几杯，与这帮有趣之人  
诉衷情，围坐酒桌

## 一棵枯干却没有倒下的树

葱茏的树中  
一棵粗壮的树，不知何因  
已枯死  
无叶无花无果，却没有倒下  
站立得有点立地顶天  
基于此  
我拥抱了一下它  
并绕着它，缓缓地走了三圈

(刊于《飞天》2024年第10期)

## 哑巴

我大哥是哑巴  
他只会种菜种庄稼  
早出晚归  
除了在土地上不停地锄和挖  
对土命人的苦和甜  
说不出啥  
土地也是哑巴  
除了对善待它的人做出回报  
对于在它身上发生的对与错  
不会开口说一句话

(刊于《诗词》2024年第9期)

## 去天池(外二首)

□ 郑丽娟

选一个晴好的早晨  
我想带你去，去天池虚度半日时光  
花草香换掉了你身上的中药味  
阳光从竹林里伸出手掌，轻轻  
抚摸你的经年冻疮  
湖面如镜，盛放着你少女般的美丽  
我回头示意

(刊于《柳城》2024年第2期)

你总会微笑和野花、湖水合拍  
春天呵！如此轻易萌生了一件  
最让我安慰的事

(刊于《金城》2024年第4期)

## 风过处

在山谷里寻一处龙潭  
小路两旁棣棠开放，笑意相迎  
春天的钟表慢了下来

我们开始辨认哪些草木可以入药  
哪些蕨类是最古老的植物  
无意间迷了路  
也不急于找到出口

(刊于《草堂》2024年第5期)

## 碧口街

撑着伞从街头走到巷尾  
是音丈量着陇南与江南的距离  
日色慢慢，心也慢慢  
雨滴把砚台磨洗一圈又一圈

春晖最先光顾这里  
石墙上的古老秘密  
不至于在秋天长出霉斑

在碧口街，甘愿做个闲客  
逝去的就逝去吧  
你已懒得与时间讲理

(刊于《浙江诗人》2024年第4期)

## 雷古山(外二首)

□ 冰翎

雷古山是一个道场  
供草木修行

我们已经拥有了太多  
暴风雨，化成人形的生命

## 鹅嫚湖

恰逢一只天鹅经过  
红掌拨起一行诗  
鹅嫚湖清澈  
推杯的人

模样的绣在水里

(刊于《五台山》2024年第4期)

## 栖息在我体内的鸟(外二首)

□ 王晓菊

给了我一身御寒的羽毛  
给了我一副婉转的嗓音

我的姓氏来自于你  
我的体魄来自于你  
对文字的向往图腾一样缘于你

教书匠父亲，你藏在我体内的鸟儿  
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 
轻声鸣唱  
吟出动人的诗章

(刊于《延河》2023年第1期)

## 听见花开(外二首)

□ 桦榆

一月时光清冷  
二月坐在瓦蓝的天空下  
与春风纠缠  
花开的前夜——  
颗颗芽蕾声声吐翠

(刊于《传奇故事》2024年第5期)

小南山作证，那个闪光的人  
进入春天  
时间扇动翅膀  
脆生生的春光里，万物荡啊漾啊

我分明听见花开的声音  
花瓣微微，骨朵无瑕，时光轻轻  
听见的，还有春色涌动的  
许多甜蜜，仿佛  
潮水涨起，却说不出口

(刊于《湛江文学》2024年第1期)

## 一滴水

在顺滑的，泪滴般滴落的痛楚里  
我的一惊惊鸿一惊  
我有骨骼生长，肌肉酸痛的  
成长的梦幻

有时候，我是不顾一切地  
粉身碎骨的欢快，那么决绝的  
在通往一片海的路途上，也有

(刊于《诗陇南》2024年)

## 在任家山(外二首)

万物仰头  
等待人间这一滴甘露

## 二月，你好

红梅还在努力抬头  
想要看清楚  
落雪的脚步被谁留住，在山头

油菜已经不住  
春风轻柔的诱惑  
一朵一朵伸出烂漫的脸，开怀大笑

二月，大地再也藏不住心中的喜悦  
任草叶冒尖，柳树抽芽，河水融化

我也捂不住蠢蠢欲动的心事  
化作一片叶子站上枝头  
向暖暖的人间，点头致意

(刊于《诗刊》2024年第11期)

## 春山谣

雨以轻柔之姿临凡  
春山有尘垢，一夜间便被洗清

晨雾羞于表达  
心里藏着多少草木，就藏有多少  
湿漉漉且苍翠着的感叹句

被春风叫醒的那群麻雀

在藤蔓中跃身嬉闹，像你的手指  
弹拨着溪涧的琴弦。流水和石子  
就带着山中的寒暄走出远方

谷深幽幽，鹤飞树轻  
十万朵山桃，点燃山脊和沟壑  
鹰羽浸染花香，鹿角褪向寒霜  
你眼中的荒芜终将变成莺飞草长

(刊于《诗刊》2024年第2期)

## 白崖即景

这片陡崖给我的错觉是  
有人拿着斧斤，将整座山  
削去了一半  
另一半，留给  
一声又一声，鹤鸣  
它们相研  
以致耳畔下起一场寒霜

几颗种子，醒了  
从岩隙间破壁而来，伸出  
素手，想握住一缕风、一束烟

而流水尽管清瘦  
也在石头里，找到了一隅柔软  
那是它远赴时，便一路寻觅的归处

(刊于《诗刊》2024年第2期)

## 时间的部件(散文诗)

□ 丹麓听翁

## 螺丝钉

螺丝钉，走路寻找着介质，可以在  
铁板上走铁路，也可在木头间走木

路，在锌合金、钛合金上也可走路。  
尽管介质不同，但一律走盘旋路。

如一簇簇结绳记事的疙瘩，似乎  
像一朵朵不肯变更颜色的云彩，或一  
束束不愿开放的花朵，长期安放在那  
里，等日出看斜阳。

螺丝钉有间隙功效。这个间隙一  
旦合拢，就是铁定的。谁也不会轻易  
打开，有时这个间隙合拢后就是一  
辈子光阴。想想看柜子组合、木板镶嵌时，  
一个螺丝钉死死地钉在那里，把  
时间牢牢固定在那里，再无变化  
态势。

## 马掌

一匹马的历史，就是一个生命周期。  
马匹，奔腾的符号，书写着时间  
圆弧。

马掌，马的铁脚趾。流淌、闪电、精灵，  
一个个词跑出了草原。耳边响彻草原的呼啸声，一定有  
马匹的奔腾声悬浮在耳边。

马掌，让时间飞起来。一匹马着  
上马掌，便与大地接壤。

每一种时间，都是过程的解读；  
每一种时间，都是离开与相遇的  
交织。

马掌声，在黎明响起，我忽然遇  
见了乡间的风声，一声声清脆的马掌声  
从乡间小路传来，乡村骑在马背上  
走进炊烟里。

一匹匹马呼啸着走进草原，而那  
难以磨灭的马掌声像钉在马的足迹里，  
里，嘶鸣着走在征途中。

## 桨橹

桨橹，船的附属件，船行在哪  
里，桨橹就追行到哪里。无论白天还是  
漆黑夜里，船只行走都得带走  
桨橹。

桨橹扶着船走。

桨橹是船只的翅膀，桨橹在船只  
两侧打着水。

大江与小河、深海和内河，船只  
的足迹总在组建着队伍。桨橹是船只  
的触角，试探着水的力度，与水不离  
不弃，把船只推波助澜到水域里。

桨橹，撑开了水面。众多的水撑  
开了船只。夜晚航行，桨橹划破了夜  
晚，有月伴行的夜晚，桨橹划破了月  
光。

(刊于2024年《甘肃日报·百花》  
第3281期)

## 竹实

## 第1998期